

于孔
丹健

主讲

论语

于丹《论语》扶桑行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B222. 25/28D

2008

于孔
丹健

主
讲

论语力

于丹《论语》扶桑行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力/于丹,孔健主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80228-675-7

I. 论… II. ①于…②孔… III. 论语—研究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6294 号

论语力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主 讲:于丹 孔健

责任编辑:陈黎明

特约编辑:王爱品

内文排版:楠竹文化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6306

印 刷: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50 千字 印张:16.5

印 数:1—20000 册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978-7-80228-675-7

定 价:29.80 元(含 VCD 光盘)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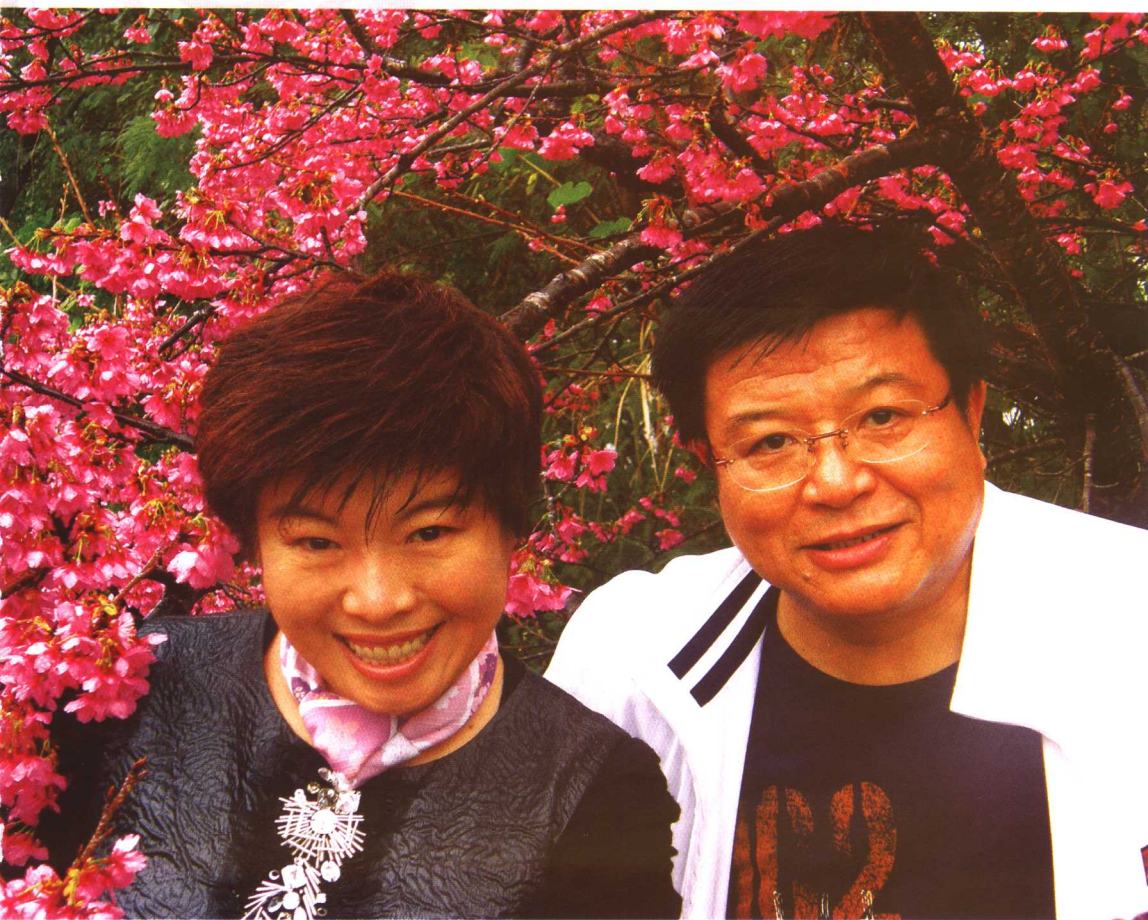
以和为贵

内閣総理大臣
福田康夫

日本福田康夫首相“以和为贵”题字 （巨龙新闻·摄）



左起：孔铨佑公使、孔健教授、于丹教授、福田康夫首相、荒井广幸议员（巨龙新闻·摄）



于丹和孔健一起赏樱花 （巨龙新闻·摄）



于丹教授在外国记者俱乐部演讲时的题字 （巨龙新闻·摄）



《论语力》“出笼”花絮

孔健 2008 年春

一、合作之约

2007 年 5 月 10 日，于丹结束了世界孔子学院京都高峰论坛的演讲，我请她乘新干线来到东京。在皇宫护城河边，于丹和我一边摄影，一边展开了交流。

于丹问：“大哥，你的博士论文是什么内容呀？”

我回答说：“我在日本上智大学新闻专业的博士论文为《论语、孔子与大众传播》。”

于丹高兴地说：“好啊，大哥，你创出《论语》大众传播理论，我是《论语》普及的实践者。”

我回答：“不敢，不敢！作为孔家后人，我想跟您合作搞《论语》，先把在日本畅销的中、英、日三种语言对译的《论语》在国内出版，咱们共同合作可以吗？”

于丹笑答：“好啊！”

我说：“我想请你来加工润色中文，我来整理日语，让日本儒商北尾来校对英文。”

于丹说：“那好，我们完成之后，再请中华书局的老编辑来润色加工，那不就出来了吗？”

在中华书局李岩社长和顾青副总编辑的关照下，得以编辑出版，并将在胡锦涛主席访日时赴早稻田大学演讲之后，由山东旅游局赠送给早大孔子学院。

自去年2月起我就开始翻译于丹的《〈论语〉心得》，其实越容易的东西越难翻，越通俗的文章越难译，把口语体的于丹讲演译给日本人，既要贴切又得入目，让人回味无穷、感悟更深，这是我迟迟不能交稿的最大原因。费时近一年，辗转经五六位专家更正修改，最后，12月进印厂印刷出版。

12月19日，我陪荒井议员访问山东时，讲谈社来电：“封面书名已定，使用日本最流行的一个词‘超’……”因我的日本手机在中国不能用，日方无法联系上，于是我擅自决定以“超论语”为书名，并解释“心得”一词，中日文意思有差别，请于丹教授给予许可和谅解。

待我传达给于丹教授，于丹大吃一惊：“不行啊，大哥，你要折杀我！快改，我不管日本人解释什么是特别论语的意思，我通不过！”

一听到此，又问出版社，封面已印一半，无法改变。

不行，事关重大，我与荒井先生商量对策，最后两人异口同声：“论语力”，论语就是力量，也是人们的指导力，攻心力。一拍即合，我便通知日本讲谈社改好，又告于丹得到认可。

荒井回日本后，即邀请于丹今年1月访日，我亲自到北京日本大使馆给小松总领事递上所有资料，一路绿灯，于丹一行三人顺利成行。



其实，于丹教授此次东瀛之行的最大“亮点”，当属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这个公开对社会开放的演讲，只有来访的元首级人物才有资格。正是于丹的《论语力》轰动了整个早稻田大学，校方才特别安排她为孔子学院开院做纪念讲演。第二是1月30日受到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接见。称其为“亮点”，不在于福田康夫官居首相之位，而在于上任不久就前去访问中国曲阜的这位首相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欣赏和认同，并对于丹倍加赞美和尊敬。

福田非常诚恳地对于丹教授说：“像我这样年纪的日本人，大都熟悉《论语》中的许多内容，我们小时候都学过《论语》。《论语》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来说，在当前都非常需要，希望您今后经常来日本交流。”

二、佐佐木点火

1月30日，于丹对福田首相说：“在秋田的乡间我遇到了教过40年《论语》的老师，接触到两个女孩子，她们说在中学就学过《论语》。又见到一位眼科医院的院长，他拿出自己收藏的《论语》，是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直保存着，让我好感动。”

对于丹点起“秋田热”之火的佐佐木先生这样写道：“于丹教授在日本的秋田‘论语讲堂’上，确实让我们日本听众大开眼界。亲眼目睹年轻美貌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风采，听众们课后都纷纷表示仿佛是在听天降仙女的特别授课，但现实却又让他们真正体验到听于教授讲解东方先哲思想如同醍醐灌顶。”

授课期间，每当看到于丹教授写在黑板上的白色粉笔字将要被擦掉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得想到“啊，太可惜了！应该让于丹教授写在纸上才对的……”我则想到了：“应该出一本于丹访日文集，留传百年，也许价值更大。”

于丹教授的话通过孔健先生的翻译，得以忠实地转达，虽然在其语言深处还暗示着更深的含义，但仍然有着一一种直击我们的心灵

的力量。这就是于丹教授的《论语力》！因此，我们决定为于丹在秋田百年老校的泻分校那里专门开设《于丹论语学堂》。”

日本秋田商工进出口协会的佐佐木会长拿着他连夜赶写的“于丹秋田行感想”对我说：“孔先生，拜托了！一定要为于丹出一本访日纪念专集！”

佐佐木正先生在给于丹的信中写道：“您来访秋田，是我们最大的荣幸，我代表秋田人写下了您访问秋田时那感人的情景，并将收入《于丹扶桑行》一书出版，希望通过这本书您来扩展日中友好之路，让更多的中国朋友来访问秋田，让我们今秋在日本见，秋田人等着您来教给我们《论语》、《庄子》、《昆曲》……”

三、讲座后的呼声

于丹教授在日本幸福科学讲堂举办《论语》讲座时，一个两层楼的讲堂竟然挤满了听众。南到冲绳，北至北海道，他们当中有乘新干线而来的，甚至有坐飞机来的，为的就是来聆听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因为用他们的话来说，于丹教授的讲座不啻于是治病疗伤的仙丹妙药。

除了听众之多出乎于丹教授意料之外，还有让她感到惊讶的事情，那就是她在讲台上用繁体汉字书写的讲义，台下听众都能看懂，都在同步做着笔记。

于丹向福田首相这样描绘当时演讲的情景：“我昨天晚上在幸福科学会堂讲演，从全国各地来了近千人。礼堂的上下两层，都坐满了人。我在黑板上写着，讲着《论语》，大家都聚精会神，听得非常认真。我就和在中国讲课一样的，让我非常感动。”

于丹教授讲了一小时之后，由我接着讲述了“于丹造就论语力”，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兴奋不已。等演讲结束后，一查收回的听后感想调查表竟有七八百张，真是出乎意料。

幸福科学出版社《心学》杂志的编辑里村会后与于丹进行交



流，转达了大家的心愿：“祝贺于丹火到日本！”“我们希望出版于丹和孔健的讲演文集，以便我们去时常阅读，指导我们的幸福人生。”并提出要把讲演的盛况登在杂志上，于丹愉快地答应了，还认真地说：“一定给我这具有历史纪念性的录像资料，我要好好保存！”

于丹教授在会后曾兴奋地与我沟通，看到如此火爆场面和众多热心“粉丝”，她讲到不仅要在日本推出她的《〈论语〉心得》，还要推出《庄子》、《昆曲》，并计划在日本推出日本人喜爱的唐诗宋词等中国古典文化，为弘扬孔子思想和中国文化腾飞扶桑而努力……

四、“女孔子”在日本

2007年5月，于丹访问日本之时，日本新党主席、国会参议院议员荒井广幸先生曾在东京招待她，交谈之中，荒井转达了前任首相安倍的问候和希望得到《〈论语〉心得》的意愿。新华社记者郭一娜采访了荒井广幸，报道了“女孔子”于丹的《〈论语〉心得》火烧日本的实情。在此之后引发了中国的网民的许多议论……

对于这些议论，荒井先生感到不解：为什么说安倍不懂《论语》，也不会去向于丹索要《〈论语〉心得》呢？为何在日本人看来是人之常情的往来，却换来如此一片质疑声呢？

于是，去年荒井先生作为福田首相的访问了山东的“先遣组”，先后访问了北京、山东。他策划提议了首相访问曲阜拜谒孔庙等活动。回到日本后，荒井推荐早稻田大学为福田首相在访华前专门开关于《论语与中国》讲座。

荒井先生与日中经济新闻社、中国巨龙新闻社共同向于丹发出正式邀请，请她到日本访问。一为纪念于丹《〈论语〉心得》日文版的出版发行；二是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讲演；同时还策划福田首相接见于丹。

1月30日，在日本近百家媒体和中国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众多记者的簇拥下，福田首相在首相官邸接见了于丹和我，当时有荒井议员和我国驻日大使馆孔铉佑公使出席。经过热播福田首相与于丹畅谈《论语》的消息后，中日间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论语热”。

福田首相看到于丹的到来，在日中间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为此，专门指示秘书与荒井议员一起收集中日有关报道和媒体材料，派人跑到北京，取播放的福田首相会见于丹的录像，以《于丹扶桑行》为题，拟编辑成册作为纪念。一来作为中日间友好交流的礼品赠送，二来作为永恒的中日孔子文化交流的纪念，以《论语力》来强化日中友好，迎接“奥运”的召开。

同时山东省旅游局和我也在策划奔波，为庆祝胡锦涛主席访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将高2.08米的孔子像和这本《论语力》作为国家的礼物赠送给早稻田大学。并为祝贺胡主席访日成功之时，六月中旬由山东省派二百人的孔子乐舞团访日，拟邀请福田首相在东京孔子庙共同祭孔。

五、荒井的“于丹情”

4月20日在中国（潍坊）滨海中日韩合作论坛上，荒井用影视片的形式介绍了于丹访日和福田接见的情景，并宣布为保证奥运圣火在日本传递，为迎接胡锦涛访日，将出版《于丹扶桑行专集》分发给日本人。

荒井讲了一段他的“于丹情”，他说：“按风水来讲，我是井有水，于丹是鱼，鱼离不开水，我和于丹永远在一起，增进日中友好与交流。”在与于丹分别的晚上，索尼公司的代表和许多日本人来欢送于丹，荒井预备了两张书法用纸板，请在场的人签名并写下自己的《论语》心得，最后由于丹、我、荒井、佐佐木在两块纸板拼缝处签上字，这意味着日中永远友好，并将所拍这两张纸板的照片



收入纪念文集，而真实的两张纸板则由中日双方各执一块，或许十年、二十年后再拼接到一起，又会“温故创新”，再创一段日中友好的佳话……

六、孔子文化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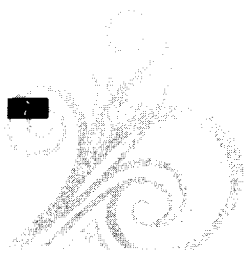
4月21日，我率日本孔子文化之旅代表团一行三十人访问了济南、曲阜、日照。

在曲阜，由朱庆安书记精心安排，刘续兵副局长让孔子乐舞队为我们代表团开道，在孔子墓前举行了祭奠仪式。随后，大家又来到孔林滕阳户墓地，为我祖父和父亲祭祀，我捧上这本我翻译的《论语力》献在祖坟上。我的导师、曲阜师范大学的骆承烈教授特地赶来，当场即兴赋诗朗诵：

中华文明	薪火传承	孝亲敬老	万古民风；
孔氏家族	圣裔儒宗	诗礼世家	四书传颂；
孔公繁宗	战舰增荣	忠心报国	军旗永红；
教子有方	祥林祥冬	勇闯天下	名扬东瀛；
尽心传播	孔子文化	著书立说	新闻巨龙；
不忘祖德	谨遵父情	心系曲阜	归葬祖茔；
政府使馆	鲜花赠送	孔林增辉	礼敬为生；
入土为安	戊子清明	子孙心宁	孔学永承。

在孔庙杏坛树下，我领着代表团成员读着《论语》，回想当年我的祖先如何在此教授三千弟子……

此时，我仿佛听见祖先在讲：“于丹这丫头真伟大！竟把孔家两千多年的香火点旺，把《论语》和国学复活，时代大不同，唯于丹多敬也……”



七、奥运“圣火”与樱花辉映

4月26日傍晚，荒井议员从新干线上打来电话：“孔健先生，今天长野‘奥运圣火’传递圆满成功，快向于丹教授汇报，告诉这位北京主会场的圣火传递者。”

荒井先生讲述：26日早晨，北京奥运火炬接力在长野开始传递，满面笑容的火炬手两侧由身穿蓝色运动服的中日工作人员护跑。沿途基本上被挥舞五星红旗的中国留学生的“中国加油”的呼声淹没。8点45分左右，当艺人荻本钦一向沿途观众挥手经过长野车站时，热烈的气氛进一步升温。

今天数百名中国学生挥舞红旗和标语迎接火炬，标语上写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中国”等口号。整个长野是“圣火”“红旗”与美丽开放的樱花交相辉映。

荒井在电话那边喊着：“转告于丹！我们需要她的《论语力》，我们需要文化软实力来冲破日中友好文化交流的阻力。别忘记，去年福田首相访华拜见胡主席时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论语热’呀！”



为日文版《论语力》出版所作的序言

于丹 2007 年 12 月

我最初接触儒教思想，依稀记得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向我传授的是我的父亲，但他并不是强迫我一定要把它背过的。他总是在日常生活中举例告诉我，“这就是《论语》的。”

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论语》的道理一点一滴渗入了我的人生。《论语》对于我而言，已经成为了笃定的、真实的、亲近的并且温暖的一种存在。

所谓的经典真是非常有趣，刚开始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简单，可是正如清代画家郑板桥诗中所描述的那样“画到生时是熟时”，反复阅读经典，每次都会有新鲜的发现。并且每次都会一点一点逐渐接近真理。我自身是教育者，时常是一边讲授中国古典文

学，一边接受到新鲜的感悟，在我们苦难、悲伤的时候，总是给我们以力量，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或者说永远温暖着我们的生命，这就是经典。

阅读经典，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中，时常都是在加深“理解”的。各位读者读了此书，加深了对《论语》的理解，五年、十年之后，再次翻阅本书时，说不定仍然也会有新发现的。

“儒教和道教”的和谐

古典文学的遗传基因，对于我们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也是完全得到了继承。比如说没有受到充分教育，甚至不认字的农村妇女也知道孔子的教诲。换句话说，也就是仁义礼智信的美德，是极为普通的市民百姓所一直追崇的。

儒教所重视强调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每个人都“以天下为己任”和社会全体“和而不同”的状态。我认为，在当今竞争激烈、对弱者苛刻、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逐渐缺失的今天，这种想法难道不正是非常必要的吗？

的确，孔子的教诲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股热潮，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可是，我认为中国文化如果仅仅是都染成儒教一色却并非好事。比如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教，各自寻求探索不同的道路，这也是在寻求着同一个目的地——“和谐”。

真正的健康文化是多元的，对他者是宽容的、不断创造着新的东西。如果仅有儒教而没有道教的存在，那我们的国家、中国的文化构造不就成为不完全的吗？我之所以在电视上讲完《论语》之后，又主动提出“下面要讲《庄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儒教、道教各自的思想在中国国内占有稳固的地位，这也是一种和谐的状态，除此并无其他解释。